

跟着本书游天下
GenZheBenShuYouTian Xia

西藏，清水一样的光

李汀◎著

来呀，跟我一起出发吧！

吉林人民出版社

跟着本书游天下
GenZheBenShuYouTian Xia

西藏，清水一样的光芒

李汀◎著

来呀，跟我一起出发吧！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清水一样的光芒 / 李汀著. —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3.12

(跟着本书游天下)

ISBN 978-7-206-10181-6

I. ①西… II. ①李…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1088号

西藏,清水一样的光芒

著 者: 李 汀

封面设计: 三合设计公社

责任编辑: 陆 雨 韩春娇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北京威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80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10181-6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000册

定 价: 2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西藏，清水一样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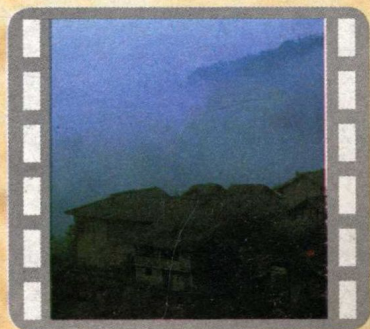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录



西藏，清水一样的光芒	001
延安，延安	014
唐家河那些草和树	020
回到村里歌唱	033
村里那些鸟儿	042
村里那些动物	060
一座村庄的温度	081
仰读月光	088

想起炊烟	091
土路，土路	095
旅途的几朵浪花	099
去田野小径走走	104
草是风中的旗帜	112
雪是温暖的呼喊	115
村里看花开	119
进山小住	140
城市后山	145



西藏，清水一样的光芒

微笑，一枚熟透的苹果

去年九月去过西藏一次。就一次，我深深记住了那个遥远的地方。不是因为西藏的雪山，不是因为西藏的草原，也不是因为那蓝蓝的天空和洁白的哈达。

当雄，藏语意为“挑选的草场”。在去当雄县的路上，一路神往的是境内的西藏第一大湖——纳木错，它依偎在终年积雪的念青唐古拉山脚下，是西藏高原著名的神湖。在穿越念青唐古拉山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象那是怎样的一个湖泊？在雪山环抱中，在青青草原之上？人的想象是可以弥补、联想一个人的眼力的。想象是最浩瀚的海洋。但人的想象又是那么的茫然，面对汹涌的色彩，面对众多的神奇撞入眼帘的时候，感觉那种接收不及，感觉撞击是那么有力。我一时的茫然。

已经是初秋了，西藏的天空益显高远的气度，草原一望无边，让人有了放纵的激情。有了这样的空间，才会有与之匹配的遗留物。布达拉宫屹立在西藏高原之上，那白宫的奶面墙体，那红宫的酥油茶颜色。近了，我也不使用世俗的手指去抚摸、去打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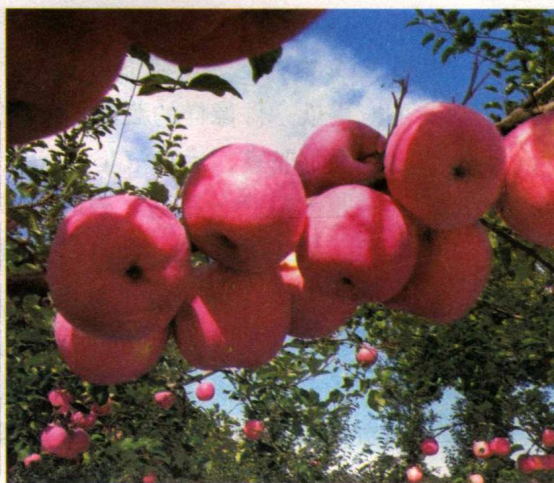
我动用呼吸，动用眼力。呼吸可以变得轻缓，眼力可以搜寻奇迹。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气派，西藏的气派造就了布达拉宫。时光再久远，剔除不了那种永远的神奇和气量。我们不懂的人，在布达拉宫转上十圈，也抵不上一个人的顶礼膜拜。

我承认自己的眼力是那么模糊，对色彩，对事物，特别是对一个人的认识。许多时候我都不能明辨他们的真伪。我仅仅处在认识他们的边界，我仅仅了解他们的形态，对于他们的内心和神采，对于他们的骨髓和性情，我只能说我相距他们太远。

可以说，到过西藏的人，在他们内心世界里，也许折服他们的是那高高的雪山。在绵延百万平方千米的雪域大地上，由东向西，自南往北处处都是雪山，那种平挺的，那种高耸的，那种绵延的。也许他们会在心里喊出来：哦！我的雪山。也许，让他们心里起涟漪的是那一片片的草原。草原上滚动的露珠，草原上跳动的羊群，还有草原上飞扬的歌声。一搭帐篷，一溜炊烟，一抹夕阳，几碗酥油茶。慢慢牵着卓玛的手回家，多好。是不是那些虔诚朝圣长拜擦亮了他们这些蒙满了灰尘的双眼？在汽车奔驰的公路边，在或明或暗的八廓街走廊里，在或宽或窄的街道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滚滚朝圣路，一步一磕，一拨又一群，似乎只有他们的朝圣，似乎他们在赴一个神圣的约会。用一生用一世，他们一直在朝圣的路上。他们的眼神有纯金的颜色，有动物般的信赖。他们的微笑是那种纯粹的高原红。这时候，一定会记起仓央嘉措的诗：“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这些雪山，草原，还有这些虔诚朝圣者，不能不让我感到，一定有一种东西在威慑我，一定有一种注视让我后背发凉。

接下来，我还在欣赏汽车窗外的雪山，我的心境是那么辽阔和干净。突然是大雨，瓢泼大雨，透彻的大雨。汽车在大雨中疾驰。真的，有那么一刻，我放下了世俗的一切。放下的时候，我感到异常的轻松和快乐。放下的时候，我感到自己从未有过的光亮和透明。放下的时候，我回到了最初的仁慈和睿智。大雨无碍，飞奔无阻，我是彻底放下了。我无法讲清这个时刻的到来，我也不能不承认，每一个人在遇到这么重大的时刻，或者都有些许的惶恐，充满了紧张和害怕。我非常小心这种放下的消失，我非常小心地享受着。可就在一瞬间，我的温度跌到最低点。我们乘坐的汽车在一点点滑下一个大斜坡。一车人在惊叫，也许只有我还在放下所有的境界里，我没有惊叫，我看着汽车前轮胎还在一点一点滑下山坡，最后汽车轮胎深深陷在泥土里。一车



人挤着跳下汽车，淋在雨里，司机是四川人，骂了一句：这鬼天气！坐在驾驶室又开始轰油门，想把汽车开上正道。可是越轰油门，汽车越往泥土里陷。司机熄了火，一脸无奈。

我们淋在雨里，也许是吓着了大家，好像刚从死亡线上回来，都不开腔。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一点表情。好像都明白，这时候只有等待。眼泪和雨水都在脸上。多好的哭泣，哭也痛快！

天在慢慢暗下来，我们的心湿淋淋的，起了一层层的青苔。一个黑影在向我们的汽车走来，近了，是穿着长长藏袍的一个男人。那一条露在藏袍外面的胳膊油红油红的。他向我们挥了挥手，对着司机说着藏语。说完，他和司机一起下到山坡，搬了几个石头垫在汽车前轮胎下，指挥司机再轰油门。可是反复几次都没有成功，司机用拳头重重捶了几下汽车方向盘。

藏袍男子摇摇头，走了。我们心里开始燃起的一点希望火花突然间又熄了。在谷地的土路上，有人提议唱一首歌缓减一下压力。一唱，才感觉大家的声音都是颤抖的。一首没唱完，歌声就像两三点雨点一样落在山坡上消失了。静下来，只听见瓢泼大雨在瓢浇桶灌。

一会儿，藏袍男子又回来了，还领了四个男人过来。有的扛着木板，有的抱着几块石头。他们直接走到我们车子面前，把石头填在泥土里，用木板垫着车子轮胎。这时候，司机给他们竖了一个大拇指，藏袍男人们也微笑着竖起了大拇指。司机坐上驾驶室启动汽车，试了几次，前轮胎还是在泥土里打滑。藏袍男人急了，解下绛红色的长藏袍，把一块石头包起来，然后垫在了汽车轮胎下，示意司机启动车子再来。其他四个藏袍男人都惊恐地望着身

边脱下藏袍的这个男人。司机跑下来，想要把藏袍取出来，他不同意把藏袍垫在汽车轮胎下。司机懂得，一件藏袍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珍贵和神圣。有的一生就一件像样的藏袍，那是他们身份的象征。藏袍男人一掌撇开司机，自己走上驾驶室，启动汽车，一轰油门，车子开出了泥潭。

一车人站在公路边，鼓起了掌。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藏袍男人一直微笑着。他走下山坡，把自己的藏袍从泥潭里拾起来，披在了自己身上。绛红色的长藏袍上印着星星点点的泥花。多美丽的花，不是艳丽，却是实诚；不是清辉，却能沐浴。他做这一切的时候，也一直微笑着。他的微笑是我眼里最神圣的影像。微笑是一枚熟透的苹果，甜透了。我不必去回忆，我也不必耗费钩沉之力，他的影像一直在我的心里，在我的最畅亮处，他退不出我的眼界。

我们的感动也许总是那么的庸俗。领队拿出两百元钱想要表达谢意。藏袍男人一直微笑着，他看着递过来的钱，连忙摆手。司机走过来：“把你们带的那些吃的，苹果给他们就行了。”吃的东西也不多了，就一箱饼干，刚好五个苹果。苹果递过去的时候，其他四个男人接住就开始吃起来。只有那个藏袍男人揣进了怀里。好像是不放心的样子，一会儿，他又从怀里掏出来，捧在手里看看。看完，又放进怀里揣着。反复几次，我心里一阵酸楚。一车人都在猜测：也许他是想把那枚苹果留给他的孙儿。也许他是想把那枚苹果留给他的老伴儿。我没有去想他把苹果留给谁，我在想，在他心里，那是多么香甜的一个苹果啊。

也许，这时候，我们才会看到西藏的美丽和纯净，才体会藏袍男人手里的那个苹果的香甜。

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其实，微笑就是藏袍男子手里那个熟透的苹果。

目光，一只羔羊的眼睛

也许他叫那措，也许叫达瓦，也许叫普布。他叫什么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来到我们车上，一次次地叫卖他手上抱着的一塑料瓶子酸奶。

“酸奶，新鲜的酸奶。”稚气的童音像是裹着高原的那一丝风拂过来。

一车人都在打瞌睡。我初上高原，有一点点的高原反应，头重，昏沉沉的。我根本不想睁眼睛。哪怕高原的雪山是那么冷峻洁白，哪怕高原的白云是那么亲近可触，哪怕高原的草地是那么光鲜夺目，我都好像没有力气睁开眼睛。

我感到小孩走到了我的跟前。他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问我：喝不喝点酸奶提提神？

我没有睁眼，轻轻摇了摇头。我已经从小孩身上嗅到了一阵阵的奶油味和汗味混杂的气息，我轻轻抽了抽鼻子。我有些厌烦，小孩一定懂了，赶紧要走。邻座的张女士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她一定对那个孩子起了母爱之心。天下母亲都一样。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抱着那么一大瓶子酸奶，我的心比酸奶还要酸。过后张女士说：

“小孩，多少钱一瓶？”我仍然眯着眼睛，听见张女士在问小孩。

“十元。”小孩稚气的童音像一枚石子投进静静的湖泊，那么磁性，那么遥远。

“来一瓶吧。”我眯着眼睛，看见张女士抽出一叠一元的新票递了过去。小孩微笑着：“给整的嘛，给整的嘛！”

“这是新钱呢，新钱。”张女士也微笑着。

“嘿嘿，我喜欢新的。阿姨，把你买的酸奶给旁边那个叔叔喝点，给他提提神！”小孩稚气的童音像融化的雪山水，哗哗流进我心里。我睁开眼睛，想要看清他的模样。他捏着一叠一元钞票，跳下了汽车。我看见的是他瘦弱单薄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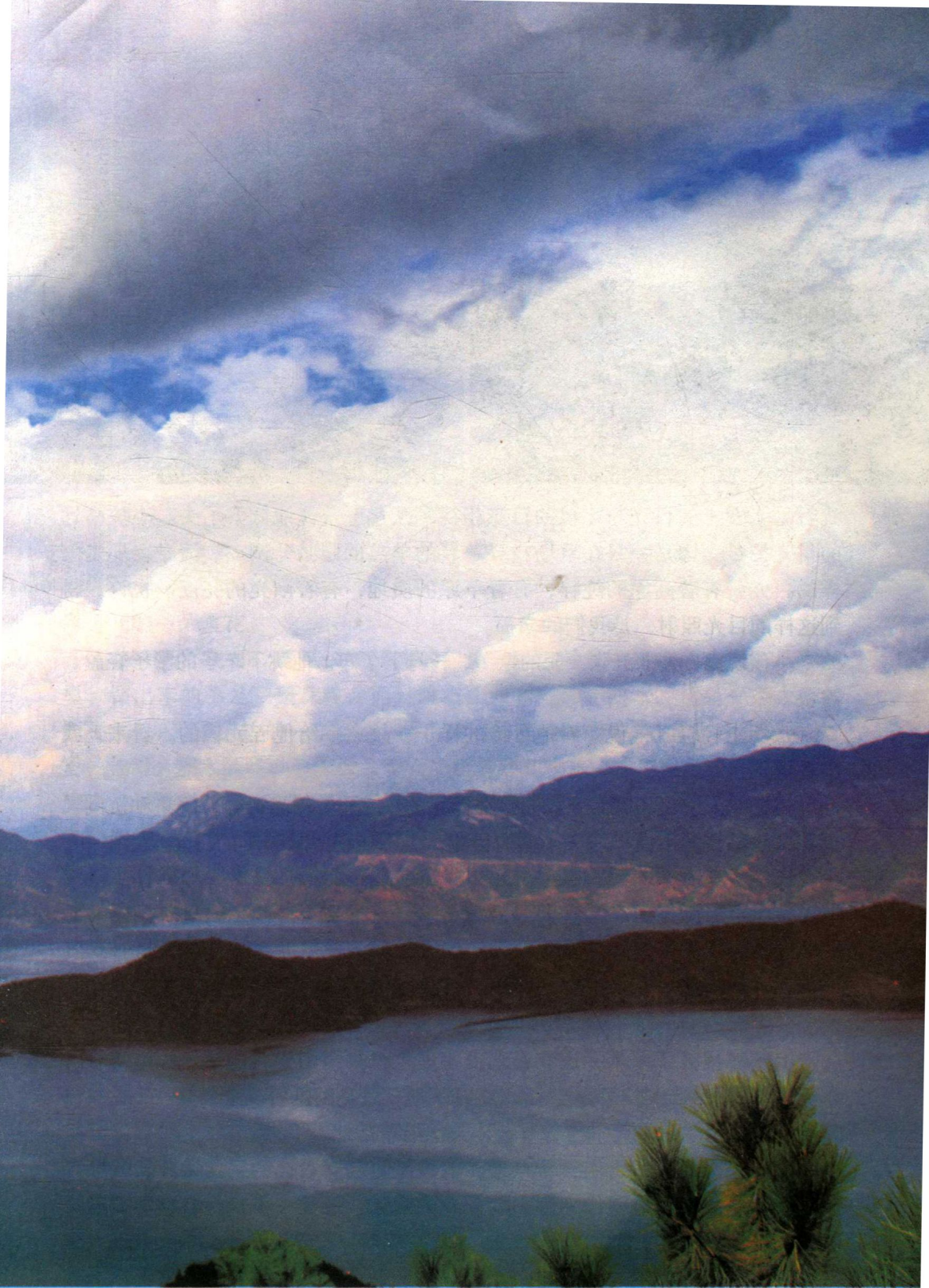
张女士递酸奶给我，我抿了一口。那酸甜沁入心田，浇灌着我冷漠的泥块，浇灌着我枯萎的花草。我为自己刚才的冷漠感到羞愧。我一点点品着那酸奶，心里的味道又有谁能够知道。我倒希望那一点点的甘甜沁进我心田，化开迷雾，迎来朝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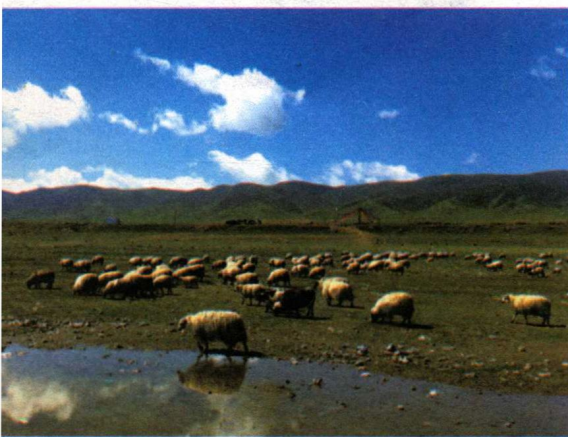
汽车在缓慢地行进着。突然，一个稚气的童音在喊：“叔叔，停车！停车！”

车子停了下来，还是卖酸奶的小孩。小孩气喘吁吁地爬上汽车，满脸泛着高原红。这时候，我看清了孩子的脸。像风儿吹开的灯笼花，圆圆的脸庞；像清澈的圣湖水映照，透彻的眼睛；像酥油茶深入浸染，有力的手臂；像飞翔的高原鹰，高高的鼻子。他的鼻梁上还渗出点点汗珠。他的调皮一定像草原的羊群。他喘着气说：“哎呦呦！阿姨，你多给了我五块钱呢。”这时候，









我看见张女士的目光与小孩的目光相视，张女士羞愧地低下了头。小孩高远的目光掠过，像是一只草场找寻草料的羊羔的眼睛，调皮、清澈。那是怎样的目光，有着高原的纯粹，有着草原的质地，有着阳光的亮度。也许，得到这样的目光照射，是我们的幸福。

小孩说完，丢下五张一元的票子，转身下了车。他跳下车子的影子轻盈、欢快。

张女士轻轻叹气说：看他可怜的样子，故意多给他五元钱的。看来，我小看他了。

一车的人谁也不开腔，我们坐在摇晃的汽车里，却显得异常沉重和沉闷。也许，我们真的不懂得一个小孩的目光，更不懂得一只羔羊的目光。

野性，一个山头的阳光

九月的西藏，天空高远、澄静、畅亮。一眼望出去，天地间是那么干净、安宁、静默。

上到海拔五千多米，还有青草茂密地生长，雪山融化的溪水哗哗流着。草无边无际，绵延望不到边。雪水跳跃下坡，总是闪烁着晶莹的光芒，晃眼，像近处的雪山冰川。天空挨着草地，天空沿着草地走下来。

站在一个山头望雪山，看草地，就像是自己对自己的一次认读。就像一滴水找到它的源头，就像一座山找到它的眠床，就像一个梦找到它的蚕房，就像我找到你一样平静或者激越。这时候的面对，人都能说什么？天大地大，人也许就是草原上的一朵小花，就是草原上奔跑的一缕风，就是雪山顶上被



风打开的一朵雪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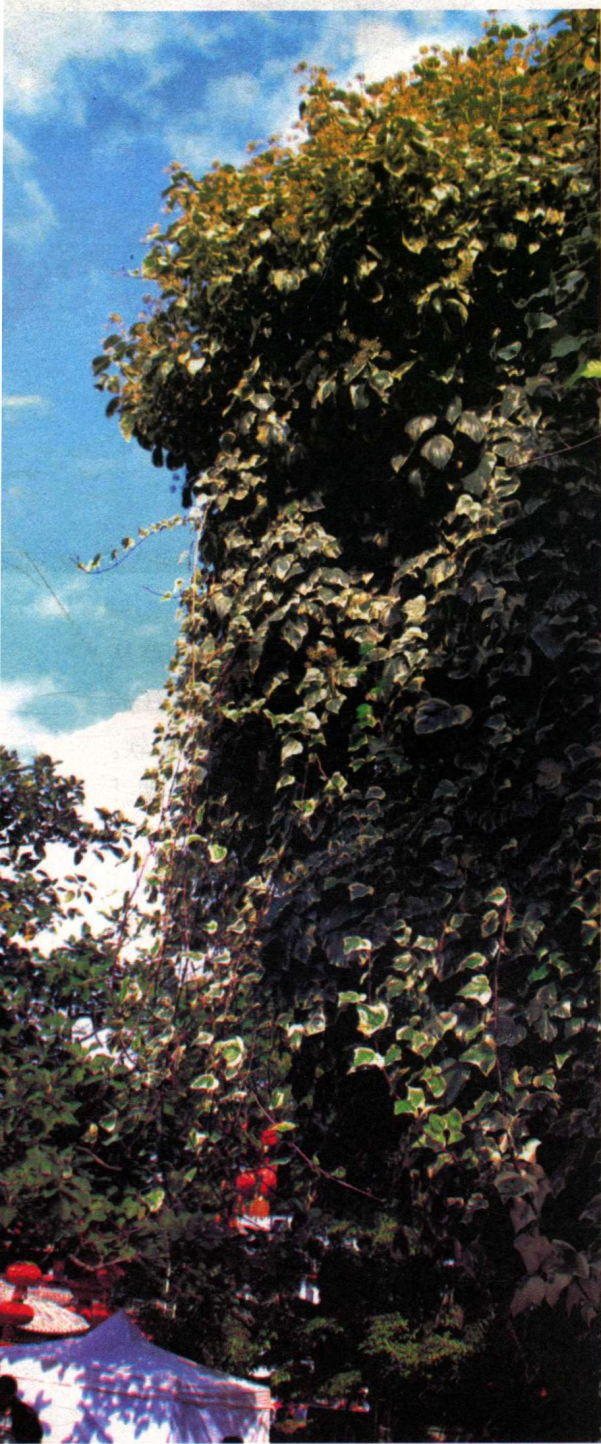
在这里，我可以看见一条河流的起始，可以看见一座山的走向。从草丛里，钻出来的不是一条花蛇，而是跳出曲曲弯弯的一曲水。这是一条大江的源头，这是草原天边的一条绸缎。雪山冰川的坚硬与凌厉，化作一曲水的柔软。再一细看，那水的跳动，多像一个女子迈着碎花小步，在草原上轻巧地走动，脚步轻了又轻，身子闪悠了又闪悠。雄性的草原这时候充满了千种风情。

阳光少不了，总是恰到好处地打过来。阳光在草原上，变得那么柔软。阳光这时候成了牛奶、酥油茶。摊在雪山上，挤进跳跃的雪水里。阳光找到那些酣睡在草地上的牧羊人，一坛青稞酒已经喝完。酒坛斜躺在草地上，阳光流进去，醉了一地的花草，醉了天边的云朵。偶尔有风吹来，牧羊人半睁开一只醉眼，风中能听见他唱响的情歌，悠长缥缈。

不远处，一群牦牛在悠闲地享受着草场的阳光。

突然，一群野牦牛闯进草地。它们奔跑着，像是从天边的云层跑出来，像是从雪山冰川上冲下来。它们在奔跑，草地在颤动。我们屏住呼吸，惊奇地望着草原上这一群生灵。它们是草原又一条流动的河流，来自天边，草原之上全是它们奔走的脚步。它们是草原的孩子，草地是它们的家，它们任意在草地上打滚、乱跑，甚至开怀大笑。显然，野牦牛的疯狂跑动，惊动了牧羊人。他一骨碌从草地上爬起来。他整了整自己的长藏袍，揉了揉蒙眬的醉眼。

“又开始发情了。”牧羊人鬼魅地说。



牧羊人见我们一脸迷惑，他打开了话匣子。这些野牦牛到这个时候就开始发情。野公牦牛在这些日子里，会四蹄拌颤着在草滩上追逐野母牦牛。野公牦牛为争夺自己的“情人”，会赶跑其他公牦牛。看见过孤独地立在草滩上的野牦牛吗？那就是战败者。它们因为战斗或者失去一只角，或者打跛一条腿，或者战瞎一只眼睛。直到最后，它们孤独地立在草滩上死去。看见那草滩上那些白骨吗？那就是它们留给草原的最后身影。

牧羊人眼睛眯成一条线，顿了顿，接着说。可这些落魄者够精鬼的。它们望着山坡下的家牦牛群，仰天长笑，摇摇晃晃走下山来，它要偷偷溜进去“抢亲”。那些公牛当然不是它的对手。一只跛脚扬起的土块也可以击倒公牛，一只独角也可以挑破公牛的肚皮。一只独眼也可以看世界。等到我们这些牧人赶过去的时候，家公牛已经躺在草地上，睁着无奈的眼睛。野牛已经完事，摇摇晃晃地走上了山坡。它站在山坡上，满意地舔着嘴唇，眯着眼睛望着天边的一抹云彩。

我听到这里，笑了一下，这时候的牧羊人多像一头野牦牛。

牧羊人还没有说完，天边的那群野牦牛已经像野风一样迅疾，像海啸一样咆哮。它们像狼群一样把



一群家牦牛包围过来，然后疯狂地追赶家牦牛，家牦牛和野牦牛搅和在一起，向天边的草场奔跑，它们变得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了天边。好像一瞬间，草场上埋头吃草的家牦牛就被一群野公牛劫持走了。一时间，草场变得空落、寂静，像被人抽去灵魂似的死气沉沉。

好长时间，我们才从刚才的劫持中醒过来。牧羊人平静地说：它们会回来。它们会把抢走的牦牛送回来。

草场上到处留着牦牛的蹄印，一会儿蹄印里就盛进了一些水，盛进了高原的一片天空，盛进了牛奶一样的阳光。

我们走出草场，我们的身影盛不进阳光。

情诗，一个忧伤的女子

在西藏初秋的阳光里，默念一首情诗，就像喝一口酥油茶。阳光下看去，那一个个的长跪，安静的像阳光下盛开的雪莲花。那一声声的六字真言，更像是一首首绝唱。那阳光下转动的转经筒，在人群中时隐时现，偶尔碰响手上的银镯，声响落在阳光里，也落在大昭寺的青石板上。远处的经幡随风飘舞，瘦弱的卓玛穿着紫裙，在喧嚣的街上安静地走动。

有一个女子，似乎是这样，她一站在那里，你的心就会动。哪怕她是默默躲在人群中，她那羞涩的米兰小巧的脸庞，一定会像花一样绽放。仓央嘉措一定是遇见了这样的一个女人。于是他写了《见或不见》：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手里，不舍不弃。来我的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默然，相爱；寂静，欢喜。他是不是这样：一脚站在佛门里，一脚踏出佛门外，望着天边的云彩，看见一对对归巢的鸟儿，隔着千山万水，眺望卓玛的方向。他多想自己是一只鸟儿，可以立马飞往心爱的姑娘身边。高山望断，流水停滞。他不能，也变不了鸟儿，他只有一遍又一遍思念。

有一个女子，似乎是这样子，静如水，润如玉，静静站在阳光里，唯有细品才会有韵味，她的馨香在骨子里。这种女子容易叫一个男人上瘾，想忘都难。仓央嘉措一定是遇见了这样的一个女人。他对这个女人已经上瘾。虽入佛门，他却是时刻想着如何逃遁。又来看一首诗就知道了：我修习的喇嘛的脸面，不能在心中显现，我没修的情人的容颜，却在心中明朗地映见！佛真的是在心底了，情人没有挂在嘴上修炼，但她却清清楚楚地出现在心底。

有一个女子，似乎是这样子，有一点美丽的忧伤，有一点神秘的安静，有一点别致的消瘦。那种日趋的高贵冷艳，那种成熟的暗香浮动，就那么一点安静就够了，就那么一些沉实就够了。仓央嘉措一定是遇见了这样的一个女人。暗香迷醉了他，冷艳刺伤了他。默念这首吧：“第一最好是不相见，如此便可不至相恋；第二最好是不相识，如此便可不用相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一个人不见就少了相思的痛苦吗？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西藏，重新默念这些情诗，是不是就走进了一个诗人的心里。未必。既然这样，让这些闪光的诗句照亮我们的梦想，照亮我们的心堂好了。

有一个女子，似乎是这样子，银子一样淡淡的光芒，粗布衣一样软软的呼吸。露珠一样的脚步，炊烟一样的身影。仓央嘉措一定是遇见了这样的一个女人。低头，心里是那情人最清晰的影子。抬头，是情人的脸庞和云彩。在微黄的灯光里仰望，在千百次诵经中默念。春天，他是一只相思的布谷鸟，在心里反复啼叫；夏天，他是一棵白杨，站在风中不断指望；秋天，他是天边的一抹云彩，静静等待天空的收留；冬天，他是雪山上的一朵雪莲花，开了枯，枯了又开。他在诗中写道：“面对大德喇嘛，恳求指点明路，可心儿不由自主，又跑到情人去处。”他情愿自己不是一尊活佛，他多想就是卓玛



前腰的邦典（彩裙），分分秒秒都拴在她的腰间。这种念想是细致的。这种呼吸又是痛的。

当一些阳光落在我的心里，在清水一样的光芒里，我说，给我一首诗吧，那种细细碎碎的小诗。在这些小诗里，我灿烂地度过一生！